

陈洪绶簪花记



陈洪绶的《升庵簪花图》

簪花习俗

陈洪绶即老莲，明代著名画家。张岱的文章里称他陈章侯。章侯是他的字。老莲爱花，是出了名的。他名字里即有花。

他的那幅玉兰是代表作。很多花，老莲都爱。比如，他爱牵牛，曾作《牵牛》诗：“秋来晚轻凉，酣睡不能起。为看牵牛花，摄衣行露水。但恐日光出，憔悴便不美。观花一小事，顾乃及时尔。”他在杭州居住时，长桥湖湾附近牵牛花很多。早秋清晨，花草挂着露珠，牵牛注满水汽，精神旺健，煞是好看。老莲每天破晓必定出门，唯恐错过牵牛开放最美的时刻。他每天在长桥漫步，看花，吟咏赏玩半天。

这则花痴故事，知道的人不少。清朱彭《吴山遗事诗》也说：“老莲放旷好清游，卖画曾居西爽楼。晓步长桥不归去，翠花篱落看牵牛。”

老莲不仅爱赏枝头的花，还有个癖好，给男人簪花。簪花，如今已不常见。男子簪花，听来怪异，却是传统。唐朝就有，宋朝更普遍。《梦梁录》记载，皇帝祝寿御筵结束，会赐鲜花给大臣百官，连宫女侍卫都有份，每人一朵。按地位高低赐予不同品种的簪花。想来，在这场盛大的饭局幕后，不仅是大厨在忙，那些准备鲜花的花匠宫女也定是忙成一大团。忙于花事，却也风雅。

想起来，沈括在《梦溪笔谈·补笔谈》中，曾记载“四相簪花”的故事。话说北宋时期有种奇特的芍药，花瓣上下呈红色，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，称为“金缠腰”。饮酒赏花风雅时刻，扬州太守韩琦剪下四枝金缠腰，插在他宴请的三位宾客头上，自己也插了一朵。后来这四个人先后做了宰相。可见，簪花的寓意，是相当吉祥。

到了陈老莲生活的明朝，簪花习

俗已不盛行。笔下的男子簪花图，像是老莲设下的迷局。

升庵簪花

1637年，老莲40岁，画《升庵簪花图》。杨升庵即明代文学家杨慎。那首著名的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……”的《临江仙》便是他写的。画中古树边，杨慎头上插满花枝，步履缓缓，似醉非醉，神情有点飘忽，像是在低声唱歌，又像是在吟咏诗句。后面跟着两名侍女捧觞持扇。

杨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，是杨廷和的儿子。他自幼聪慧过人，肯用功，二十岁出头就状元及第，到翰林院修撰。嘉靖三年即1524年，著名的“大礼议”爆发，杨慎表现出强烈的叛逆风骨，跟二百多人趴在左顺门的门口，撼门大哭，明世宗朱厚熜一气之下将他贬到云南。中间历经了六次大赦，但杨慎却没机会返还。按明律，年满60岁可以赎身返家，但他惹的是皇帝，根本没官员敢受理。杨慎度过了三十多年流放生涯。

画中细节相当考究。据说，大礼议之后，明世宗没消气，常问及杨慎近况，大臣回答杨慎在云南“老病”呢，挺惨的。朱厚熜十分宽慰。杨慎本就爱出风头，一副故作逍遥的样子，听说皇帝关心他的情形，更放浪形骸。在滇南，他常纵酒自娱，四处游山玩水。《乐府纪闻》形容他，脸上抹了胭脂红粉，两鬓插鲜花，每次出门，左右都是丫鬟妓女服侍。老莲笔下的《升庵簪花图》，就截取了类似片段。

杨慎是演戏给明世宗看——你希望我倒霉，我却偏偏活得快活；你要贬我，我却乘势高飞。你想控制我的命运，没那么容易！他特立独行，做别人不敢做的事，像是接近癫狂。他把自己灌醉，在头上戴花，“令诸妓扶行”，上演着花哨的戏码。表演得多逼真，内心就多苦涩。头上簪花，是遮掩。

阮修沽酒

1639年，老莲画《阮修沽酒图》。画中阮修衣袂飘飘，风流倜傥做派。他一手握拐杖，杖头挂铜钱和花果，另一手拎酒器，抬头挺胸，一脸傲慢的神气，像是表达一种轻蔑。右侧耳边插花，花瓣层层叠叠，居然还有几片叶子映衬，粉花绿叶，十分惹眼。

阮修是阮籍的侄子，熟读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，尤其擅长清谈。据传，魏晋时信鬼神的人很多，阮修认为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神鬼。有人和他辩论说，自己就遇到鬼。阮修追问，鬼穿的什么衣服？那人回答，当然是和生前一样的衣服啦！阮修说：“若人死了有人鬼，难道衣服也有衣服鬼吗？”这思路，真是剑走偏锋，把话逼到绝路上去了。

阮修个性单纯又孤傲。每每遇着俗人，躲着走。平时，他只交往三两个好友。不论早晨晚上，每天到人家门

上造访。跟朋友见面后，也不说话，“相对无言，唯欣然耳”。阮修很穷，四十多还没娶到媳妇，有人在朋友圈发起众筹，凑份子的人挺多。别以为阮修会领情，对于不是自己朋友的钱，阮修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。平时，他一般是闲溜达，每每有点铜钱，都在杖头挂着，斜倚在卖酒的铺子门口，由着性子喝酒，也常跟好朋友在山水林间，悠游玩耍。

阮修头上簪花，是合乎常理的。老莲给他戴朵花，也是不吝美化，传递了老莲的价值观——阮修心里没杂念，活在当下，十分美好。联想到，八大山人也曾有诗句：“不及阮修随处醉，兴来及解杖头钱。”这一层，又是俗人难懂了。

钟馗掌故

1645年，国难当头，改朝换代之际，老莲的几位师友先后自杀。为了抵御那种恐怖气氛，镇邪，他画《钟馗图》。图中，驱鬼的钟馗怒目望向远方，一种威风，一种刚强，一种凛然。然而，头上簪花。

当时，还没人将这种表现手法称之为“后现代解构”。钟馗头上一枝花，令人大跌眼镜。这捉鬼的汉子阳刚气十足，与花花草草的毫不相干。反差极大。老莲的心思是什么？

按常理，请来钟馗，必定是捉鬼的。他是天生的怒目金刚，到处铲奸除恶。但钟馗原本也是苦命人。《历代神仙通鉴》记载，他是唐初长安终南人，才华横溢、满腹经纶。唐武德年间，钟馗赴京城应试，却因相貌丑陋而落选了，一怒之下撞死在殿阶上。皇帝听说之后，赐红官袍安葬。

天宝年间，唐明皇李隆基在临潼骊山，身患重病，久治不愈。一天晚上，梦见一个相貌奇伟的大汉捉住一个小鬼，剥出眼珠后吃掉。大汉声称自己是“殿试不中进士，钟馗”。唐明皇梦醒后，命令吴道子将梦中情景画成一幅画，悬挂在宫中，避邪镇妖。那以后，钟馗就成了专职捉鬼的神仙。

老莲给钟馗簪花之后，突然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——硬汉钟馗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有丰富的内心。长久以来，钟馗的情感世界完全被忽略。贴上捉鬼镇妖的标签，钟馗的生活实际是很单调很寂寞的。而在老莲画里，总算有了一丝丝柔情、接了一点点地气。

头上簪花的钟馗在想些什么？是欢喜还是忧伤？当年落选的创伤是否痊愈了？身为神仙的钟馗，是不是渴望着人间活色生香的日子？都不得知。意思越模糊，意境越悠远。老莲称得上老谋深算了。

几个簪花的男人都有莫大的苦衷。让人怀疑是隐喻的老莲自画像。

倚杖闲吟

陈老莲生不逢时，一直走霉运。粗粗盘点一下绘画史，命最苦的，该是徐渭莫属。前后连着一长串时运不济

的画家，黄公望、王蒙、唐寅、龚贤、八大山人、石涛，都是榜上有名。老莲也是典型。

老莲是浙江诸暨人，很小父母就亡故了。26岁，妻子去世，留下一个女儿。虽然画画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但考取功名屡试不中。42岁那年，他到京城闯荡，本来满怀雄心壮志，却在目睹了朝廷的黑暗内幕之后心灰意冷，一蹶不振。回到老家，疯疯癫癫的，跑到徐渭曾居住过的青藤书屋安定下来，计划过半隐居的生活。当年3月，李自成进京，崇祯皇帝自缢，国破家亡。作为讲气节、内心又超级敏感的士人艺术家，老莲内心纠结得生不如死。随着清兵南下，祸乱不断，老莲在颠沛流离中险些丧命，后来逃到山里避乱，削发为僧，才勉强保住性命。人生的最后三年，他迁居杭州，以卖画为生。老莲不算长寿，仅活了五十多岁。

历史上老莲的奇闻逸事很多。据说，他画画名气大了之后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请他作画，他死也不从。歌妓向他求画，他爽快应允，当时曾传，“人欲得其画者，争向妓家求之”。

作为老莲的好朋友，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，用散文《陈章侯》，记下一则故事：1639年时近中秋，两人在西湖边的画舫应酬回来，看到月色明亮姣好，又乘兴划船到断桥，喝着酒、吃着塘栖蜜橘，十分舒爽。途中，有一女郎要求搭船，此女“轻纨淡薄，婉孌可人”。本来喝得昏昏欲睡的陈老莲，即刻振作起来。他以唐代传奇中的虬髯客自居，要跟女郎对饮。谁知道，她竟然欣然就饮，一口气把船上带的酒都给喝空了。问女郎家住哪，她总笑而不答。等她下了船，老莲做了一件“猥琐”的事——在身后暗暗跟踪。结果，只见此女身影飘过岳王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三百多年前的月色下，老莲大概是遇到狐狸精了。

张岱文笔好，故事讲得生动飘渺，令人浮想联翩，余音绵绵。

老莲这一生虽不得志，但也能抓住细碎的欢愉，把日子过得潇洒倜傥。跟前面那几位簪花的男士，十分相像。别人眼里的放荡不羁，实际是将感伤与骄傲化作一杯苦酒独饮，不屑于在这浊世做一个俗人罢了。

笔墨不说谎。一落到宣纸上，那种孤寂，凄凉，不流俗的气息，化作男人头上一枝花。

1645年，老莲作《倚杖闲吟图》，一士人，呈现老态，头上却也簪花。压抑中有风华，猜是自画像。

如今，几百年倏忽过去了，如同转瞬。再看身边人，大抵也是如此。纵酒的人，多是失意，痛苦无从排遣。而能将内心的不平化为风雅事的，该是艺术家所独享。老莲笔下的簪花男人，乍一看，让人想笑，笑着笑着，便想哭。然而，哭哭笑笑，都是过去式了。一出戏耳。

想起明代王鏊的一句诗：“人生得失无穷事，笑折黄花插满头。”
文图来源：北京晚报